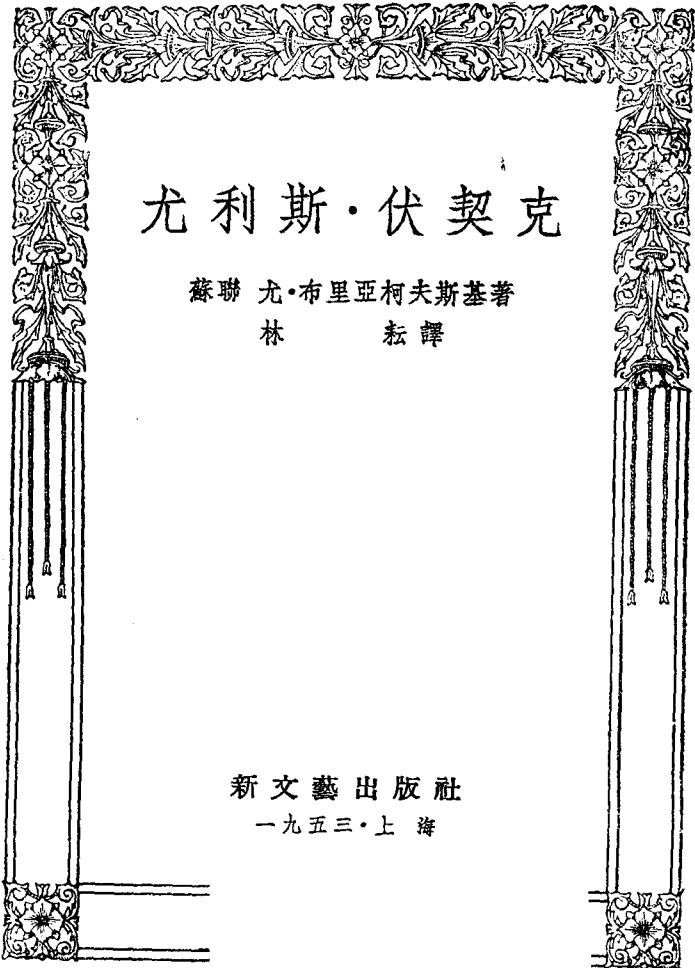




尤利斯·因契克

蘇聯 尤·布里亞柯夫斯基



尤 利 斯 · 伏 契 克

蘇 聯 尤 · 布 里 亞 柯 夫 斯 基 著
林 耘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 上 海

戲劇·電影

尤 利 斯 · 伏 契 克

原 著 者 蘇 聯 尤 · 布 里 亞 柯 夫 斯 基

翻 譯 者 林 耘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國 光 印 書 局 印 刷

洽 興 記 裝 訂 所 裝 釘

*

書 號 (533) [IV III 16] 本 書 732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4000 冊

定 價 4,4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壹 壹 號

【我們，共產黨人，愛好和平。因此我們進行戰鬥。我們與產生戰爭的一切戰鬥，我們為建立一個永不再有那種為了一小撮巨頭而將千百萬人們送死的罪犯的社會而戰鬥，……我們，共產黨人，在為真正的和平，為實現人類社會新組織的世界而進行的鬥爭中，是不遺餘力和不怕犧牲的。】

——尤利斯·伏契克

人物

尤利斯·伏契克——著名的捷克作家，共產黨員，捷共地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古絲妲·伏契珂娃——他的妻子。

米列克

麗達·普拉哈

} 地下工作中伏契克的聯絡員。

日丹涅克·汶邱拉 —— 飛機廠中的電氣工人，地下工作人員。

約瑟夫·葉里涅克——祕密集會所的主人，工人。

瑪麗亞·葉林珂娃——他的妻子。

安娜·克列曼脫絲——飛機廠中的女繪圖員。

約瑟夫·別塞克——教員。

伊爾西——礦工。

雷桑涅克

巴篤契卡

} 飛機廠中的設計員。

高拉

阿道夫·考林斯基——捷克人，布拉格〔龐克拉采〕監獄中的獄吏。

斯珂列帕——捷克人，政治犯，監獄中的雜役。

伊拉塞克——報販。

柏姆——祕密警察反共部的專員。

弗里特里赫——祕密警察反共部的審判官。

卡爾——祕密警察的特務。

卡普賴爾
兵士 } 彼得柴克宮中『四百號』的衛兵。

維里——獄卒。

司都姆普——『蓉克』飛機工廠的廠長。

維依茨——設計處處長。

『四百號』號中的囚犯們。

祕密警察們。

飯店中的青年們。

行人們。

事件發生於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間，在希特勒匪徒佔領下的布拉格。

第一幕

第一景

布拉格市立公園。空氣中已充滿了春天的氣息，乾燥，有些地方可看到去年的枯草，可是樹木還都是光禿禿地站着。公園中僻靜的一角。樹隙中現出布拉格隱隱約約的輪廓、城堡的尖塔和陡峭的房蓋。整個風景都罩上一陣輕煙。

舞台前部斜貫着一條小道，道旁擺着幾張供遊人坐的長椅。左方的前景有一座美麗的雕像。右方的椅子上坐着古絲姐·伏契珂娃，她手中拿着一本書。可是書並不引起她的興趣，她時時瞅着手錶。尤利斯·伏契克出現了，裝做一個閒散人的樣子。但他卻用雙眼尋找着妻子。古絲姐向他奔去。

古絲姐 尤利却①！

伏契克 你已經在這兒啦，古絲金卡②？（抓住妻子的手）

① 尤利斯的愛稱。

② 古絲姐的愛稱。

古絲姐 (愛戀地看着丈夫) 尤利却，親愛的！這條皺紋是你上次還沒有的……這一條也是……可是你的眼光，仍舊是那樣的……又快活，又俏皮的眼光！

伏契克 那是因為我又看見了你啦，我的姑娘！

古絲姐 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見一次面，總是偷偷摸摸地，在公園裏，在林蔭道上，甚至連自己的丈夫也不敢擁抱！

伏契克 可是今天有誰，有誰來禁止我們呀？（把古絲姐拉近身邊，親吻了一下）不過，古絲金卡，你的樣子看起來很疲倦。還是像以前一樣，整天整晚地坐在打字機跟前嗎？

古絲姐 我們別談這個吧。我祇要現在還能幫你一點什麼忙，就算是幸福的了。

伏契克 古絲金卡，可惜我不能比現在這樣更多地更熱烈地愛你！

古絲姐 唉，尤利却，在這樣幸福的時刻，我可以忘掉周圍的一切……不，不對，我永遠是幸福的，我知道你愛着我，並且我們在一切方面總是在一起的。白天一切都很好，白天我是很行的。可是夜間……夜間我常常睜着兩眼一直躺到天亮。我老是覺得，好像你被……（擦眼淚）好了，好了，我不再說了。可是你知道，我不是連你今天吃過沒有，睡在什麼地方，你的頭底下墊了枕頭沒有，也總是沒法知道嗎？

伏契克 (笑笑) 古絲金卡，我不相信，希特勒在布拉格的總督能像我這樣睡得甜，有像我這樣的好胃口！

古絲姐 你總是開玩笑，尤利却。可是你昨天在戲院跟前走過的時候，甚至連頭也沒有對我點一下。（不安地）又有什麼人釘上了你啦？

伏契克 沒有，這一回祇是好像有人在釘梢罷了。不過，我知道你會不安的，所以我就請米列克早些通知你到這裏來了……

古絲姐 我知道我的尤利却的。我的親愛的……米列克說，他也應當到這裏來。

伏契克 是的，再過十分鐘。（思索了一下，開始用嘴唇吹起一首流行的捷克歌曲）

親愛的雅尼契克，
我是開開玩笑的，——
祇有你一人
才是我所愛的！

喂，你記得嗎，古絲姐，我在什麼地方第一次對你唱過它？

古絲姐 等一等，等一等！……在這兒，就在這個公園裏？（環視周圍）對嗎？（伏契克點頭）

伏契克 在那天晚上之前我膽怯了兩個星期，而以後我就鼓起勇氣來，爽爽快快地說了：你要做我的妻子，彷彿也不必再徵求你的同意似的？而你……

古絲姐（同一個調子）而我怎麼？……我怎麼能夠拒絕呢？你那時候，大概是，布拉格最固執和最快樂的一個年青

小伙子了！固執極啦！大概，就爲了這個我愛上了你……

伏契克 是這樣嗎？（古絲姐突然笑了起來）你記起了我在布拉格街上拿着掃帚的事嗎？

古絲姐 不是的，是另一件事情。是你給人家做活廣告的時候，忘記了你身上的鉛筆模型，在林蔭道上跟一個什麼人冒冒失失地爭論起政治問題來了！

伏契克（笑）那是一個錯誤……這事發生後，他們就歇掉了我這活廣告的生意。而我，爲了要繳大學裏的聽講費，就被僱爲體育俱樂部的教練員。

古絲姐 可是那兒又把你趕了出來，因爲你把體育俱樂部變成了政治俱樂部。

（兩人齊笑，彷彿在這片刻間，忘記了他們是處在敵人的包圍中）

（傳來了軍樂隊奏着德國進行曲的樂聲，和幾十個人的步伐聲）

伏契克（震動了一下）不錯，現在這個瘟疫就在我們這裏……到處都在流血。

古絲姐 並且每一步都有危險在跟着我的伏契克。

伏契克 伏契克今天不在，古絲金卡，在這兒的是高拉克博士。

古絲姐 不錯，現在你是高拉克博士。他們甚至剝奪了我們的姓名。永遠住在別人家裏，頂着別人的姓名……今天在這一家，明天在另外一家，一個星期之後，又在布拉格的另一頭。

伏契克 可總是在自己的布拉格，古絲金卡！總是在自己的布拉格，不管那兒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管那兒死了多少

我們的人。總是在自己的布拉格，那怕是希特勒把全城的人都趕進牢房。你知道，就在布拉格附近昨天又有一列德國人的軍用列車不知怎麼搞得出了軌……發電廠的鍋爐，也放砲了！

古絲姐 怎麼搞的……我知道你的這些謎語！（發現樹後有人）尤利却，你瞧！日丹涅克來了！你在這兒也等他嗎？

伏契克（也向那邊望着）不，不……日丹涅克這時候在城裏幹嗎？（揮手）他沒看見。啊嘿，他轉向這裏來了。古絲姐，他們罷工已經第三天了，共產黨員們無論誰一點鐘也不能離開工廠住宅區，你明白嗎？

古絲姐 是的。發生了什麼事情了吧？

（日丹涅克·汝邱拉播自行車上）

日丹涅克 啊——啊啊，高拉克博士，您好。您好，古絲金娜太太。車子出了點兒毛病啦。

（他和伏契克走向一旁。日丹涅克取出工具，兩人裝做忙於修理車子的模樣）

伏契克（大聲地）是呀，鏈條完全鬆啦……（壓低嗓子）發生了什麼事啦，日丹涅克？

日丹涅克 我到處找您，先到您家裏，然後到葉里涅克那裏，一定要老頭兒告訴我您到哪裏去了。昨天夜裏秘密警察來抄工人住宅區了。他們不分青紅皂白，抓去了三十個人。我簡直是僥倖脫險的……

伏契克 他們搜索誰呀？共產黨員中有誰被捕了？

日丹涅克 他們搜索罷工委員會的委員們……共產黨員中

有六個人給抓去了，他媽的，連我們的支部書記也給抓去了。

伏契克 阿達梅克也給抓去了？

日丹涅克 是的。並且是在這罷工正緊張，鬧翻了整個工場的時候。高拉克，他們當然要跟踪追捕的。祕密警察的偵探老是拷問，還有什麼「別的人」在「煽惑工人和鼓動罷工」。您在布拉格一點鐘也不能再待下去了！

伏契克 你鎮靜些吧，日丹涅克，鎮靜些吧。不要張皇失措。

日丹涅克 你趕快走吧，我請求您！

伏契克 又是這句話。先不討論這個。這樣吧，日丹涅克，現在要你來接替阿達梅克了。

日丹涅克 要我來接替他？您說什麼？那是需要經驗和知識的，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電氣工人，高拉克。

伏契克 我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日丹涅克。

日丹涅克（猶豫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如果黨信得過我……並且它需要我的生命的話……

伏契克 正是這樣，日丹涅克，——生命。如果把您的一切——把你的自由，把你的親人們，和鬭爭中的同志們都奪去了，那就需要獻出您的生命。我們的這一切都可能被剝奪去的，可是對自己事業的信仰難道你能剝奪麼？

日丹涅克（指著胸脯）不，它在這兒。

伏契克 這就好，日丹涅克，從今天起，您就對黨負責「恭克廠」的工作。如果一個人代替不了這六個人當中的

哪一個，那末就讓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來代替他吧！當前最主要的是領導罷工直到勝利。讓祕密警察以為這一回工潮祇是爲了克郎●，祇是爲了免於餓死吧。而您的千百個同伴，只要這回堅持到了勝利，明天就會更加信任我們，跟着我們再去作別的鬭爭。難道他們能忘記這個黑夜嗎？是不是這樣呢，日丹涅克？

日丹涅克 是這樣的。

伏契克 唔，像老人們過去常說的那樣，〔上帝保佑〕吧。明天晚上在葉里涅克家碰頭。

（日丹涅克道別，下）

古絲妲 一個星期之中在三座工廠裏抓人嗎？

伏契克 在四座工廠裏抓人了，古絲金娜。祕密警察局彷彿有一個龐大的計劃。可是怎麼樣的計劃呢？怎麼樣的呢？米列克在哪兒？我得走了，親愛的，我應當立刻去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

古絲妲 米列克來遲了。真奇怪。說不定……被捕了？

伏契克 不，米列克在另外一個區域裏工作。並且，要抓住這個小伙子……不會的，這可不是那樣簡單。（看了看錶）祇得等一會兒，必須弄清楚他那個區域裏發生了什麼事沒有。（望了一下路上）他來了！

（米列克沿着小道走來，把視線集中在一點上。另一條路上走來一個報販子，喊着：〔立道佛新聞報！〕〔立道佛新聞報！〕）

● 捷幣名。

伏契克 你怎麼啦，米列克？你怎麼一聲不響？

米列克 (慢吞吞地)黨中央委員全部被捕了。

(報販又出現了，從舞台上經過)

伏契克 什麼？你說什麼，米列克？！

米列克 把這樣的消息帶來，還不如我死了好些……昨天
夜裏一下子把他們全部……

伏契克 一下子把他們全部抓去了？你怎麼能知道這個！

米列克 我在酒吧間裏把一個祕密警察的汽車夫灌了個
醉。他一早就在什麼地方喝得醉醺醺的了，於是很快就
說了出來。就在他的車上把中央委員們載了一整夜……
我又在華賽克與卡列爾那裏證實了一切。汽車夫沒有
撒謊。

(悲痛的沉默。古絲妲一直瞅着伏契克)

伏契克 這是他們計劃中的第二步。

米列克 黨失去了首腦啦，尤利斯。這一下子正打在心坎兒
上。現在……

伏契克 現在怎樣？

米列克 我不是膽怯鬼，不是慌張漢，這您是知道的。可是
當失去了中央委員會……現在可該怎麼辦呢？

伏契克 不對！我不相信全都抓去了。並且祇要有中央委
員會的一個委員還活着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就還存在。
他就會來找我們，我們也去找他，我們會互相找到的。
即使全都抓去了，也是一樣——我們決不讓黨內有
麻痺、僵死的現象，米列克。決不！唔，你瞧瞧我的眼睛

吧。不，不該這樣。要這樣才好。

米列克 受不了，尤利却……

伏契克（與古絲金娜走到一旁）怎麼樣，古絲金卡，或者，我們暫時回到鄉下我的親人們那兒去？

古絲姐 不能，尤利却，你不應當這樣。現在你更不能離開布拉格。

伏契克 我知道你會這樣回答的，古絲金卡。

米列克（走近）請原諒，應該走了。祕密警察的動作開始迅速起來了。

古絲姐 你到哪兒去呢，尤利却？

伏契克 自己還不知道呢。在布拉格會找不到忠實的人們嗎？

古絲姐 你要當心，尤利却。你要愛護你自己，你答應我麼？你很快就告訴我你的消息麼？

伏契克 好的，好的。不過你不要打算親自來找我。

古絲姐 尤利却，親愛的！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不管我們的前途怎樣，你永遠記住吧：對於我們的全部生活，我是衷心感激着你的。

伏契克（告別地）我也感激着你，我的小姑娘。我們將來的日子還長着呢，古絲金卡……（他們分手，朝不同的方向走開）

（柏姆和弗里特里赫上，兩人都穿着祕密警察的黑色制服）

柏姆（四下瞻望）好！好！多麼美呀！一個漂亮的、稀有的城市。美妙的林蔭路和有幽會角落的公園。在空氣中已經

有春天的氣息了。您覺得嗎，弗里特里赫？您什麼也感覺不到！

弗里特里赫 專員大人，我知道，您今天爲什麼總是這樣高興。

柏姆（在雕像前站住）多麼精細的功夫呀。並且，您注意到嗎，——這是個優秀的老手藝匠雕出來的。

弗里特里赫 一塊平常的捷克大理石罷了。在槍托底下它也不會飛迸得比別的壞的。

柏姆（笑）照您自己的看法，您說得也對，弗里特里赫！（一個抱着嬰兒的女人上。柏姆走近她）不要怕，太太，孩子們都很喜歡我，我對他們也不錯。怪有趣的小傢伙！（轉向弗里特里赫）您得說聲謝謝，弗里特里赫，我把車子在這兒停下了。我喜歡在晚間工作完畢之後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我猜想，您連布拉格公園裏的花兒怎樣的香，恐怕都不知道。

（女人受驚地走開）

弗里特里赫 不知道，並且我也不隱瞞這一點。甚至夏天在城裏我也得坐關得緊緊的車子。專員大人，我真看不慣捷克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散步的樣子。我要看見他們，至少，一個個都帶上手銬才好。沒有捷克人的捷克——這才稱我的心呢！

柏姆 哦，這就不聰明了，弗里特里赫。他們有着對我們有用的手。我們昨天晚上已經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幾個主要的領袖，緊挨着根兒砍下來了，經過這一回手

術，他們永遠也，您明白嗎，永遠也恢復不過來了。共產黨在工廠裏的那些蜂窩，我們毫不留情地燒它個乾淨，並且還要繼續徹底地消消毒！剩下的是誰呢？（譏諷地）老百姓？什麼是老百姓？一羣畜牲！從那裏面挑出幾個頭目來，那就……

弗里特里赫 那就可以把他們趕進豬圈裏去了？

柏姆 唔——唔，不，這還不是那麼簡單，弗里特里赫……在歐洲我們到處聽到。捷克人！保加利亞人！波蘭人！法國人！……廢話！我們應當灌輸給他們，在新秩序的時代，怎樣稱呼都是不關緊要的了，國界，也是早就該丟到紙簍裏去的破爛兒，如今歐洲祇有一種觀念——就是我們的觀念！

弗里特里赫 （將手按在手槍的皮套上）而證據就藏在這裏！

柏姆 對的。不過這還不够。得槍斃那些領袖，並且把我們的觀念灌輸給這羣畜牲。巧妙地頑強地灌輸給他們，天天，天天對他們撒這個謊，——於是這些兩條腿的畜牲就會逐漸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了！就要在他們傾心於武器前，解除人們的武裝。您看見了嗎，弗里特里赫，那個捷克女人手裏抱着的小傢伙？我們不讓他長成捷克人，不讓他這樣！從他懂事兒的第一天起，我們就訓練他不去思想，不去判斷，光去執行，僅僅執行！

（又有一隊德國兵奏樂而過）

請您記住，弗里特里赫，我們在這兒不是待一年，兩年，我們要在這兒——永遠待下去！